

那些年，他们还不是教授

谈史老张

前一阵子整理书房，翻箱倒柜，找出了我的“复旦日记（1978-1982）”。这些日记本，一共四册，是我自1978年10月起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博士生涯的“流水账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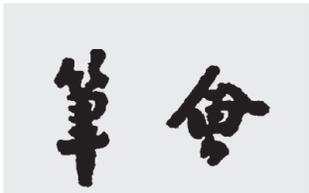
仔细翻阅，我被其中记述的中年教师片段又一次吸引。当年在历史系，中年教师是“顶梁柱”，我们曾承蒙关照，甚至与之朝夕相处。那些年，他们大概四五十岁，因时代耽搁，职称仍为讲师或助教，但有的人早已名声在外；有的人在社会上没名气，却在学术圈享有盛誉；还有的人一辈子默默无闻，但同学们忆起他们，至今两眼发光……

—

邓廷爵老师曾担任过我们78级的班主任。邓廷爵（1922-1991），四川璧山（今属重庆）人。1950年毕业于复旦历史系，教我们先秦史。邓老师瘦弱、矮小，说一口四川普通话，性格沉稳，话不多。因已谢顶，看上去很苍老，在我们眼里，邓老师是一位“年迈的老先生”——有一次，他坐在别人自行车的后座上到校上课，一位同学还担心：老先生年纪大了，万一摔倒了怎么办？谁也没猜到，邓老师当年不过五十多岁。

邓老师虽然只是讲师，资格却很老。前几年我读《顾颉刚日记》，才知道他师从过曾在历史系任教的顾颉刚先生。据《顾颉刚日记》记载，1946年10月30日，“复旦学生来上课，自一时至四时，为讲地理沿革史大概及《山海经》”。11月18日，“为复旦学生十一人讲《禹贡》三小时”。顾颉刚记下的为数不多的学生名字中，均有“邓廷爵”二字。不过，邓老师很谦虚，从未对我们说过自己是“顾颉刚弟子”。

我们班级51个同学，绝大部分是应届生，应届中学毕业生只有10人，应届生与应届生最大的年龄差距达十三四岁。应届生大多来自工厂、农村，阅历丰富、知识面广，班里的干部职位均由他们“承包”。和他们比起来，我们应届生就显得既天真、愚钝，又势单力薄。但邓老师对应届生很呵护。1978年10月28日，我在日记里写道：



在我们寝室，常有任课老师前来，他们或辅导功课，或讲述系里的奇闻轶

事，大家听得津津有味。1979年2月15日，我的日记里有夏义民老师前来看会，征集我们学习上遇到的问题……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呀！”

1981年初，邓老师卸任班主任，由许道勋老师接替。许道勋（1939-2000），浙江平阳人。1965年毕业于复旦历史系，主要从事隋唐史的教学与研究，曾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。许老师个子不高，戴一副棕色圆框眼镜。那时眼镜质量差，镜片厚，那一圈圈的镜片边缘，显示他近视度数很深。与邓老师不同，许老师个性开朗。“许老师给我的印象是：和气而健谈，而且总是笑呵呵的。”（1981-2-19）这里的“总是笑呵呵的”，其实还有下文：在后几届某班的课堂上，只要许老师一来，就会有一位调皮学生学着他那有个性的“咯咯咯”笑声，先笑起来……许老师不明所以，也被逗笑了，于是，全班同学跟着他一起大笑起来。

许老师为人和善，学问也好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毛主席做出指示，请一些专家注释部分古籍，印成大字本，供中央领导人阅读，许老师就是大字本的注释者之一。他与赵克尧老师合著的《唐太宗传》《唐玄宗传》，至今仍是唐史研究的重要范本。据说一位台湾大学教授在读了《唐玄宗传》后，对于书中的翔实考证尤为叹服。

许老师曾与彭神保老师一起，为我们开设过隋唐史课。他们一谐一庄，各有所长。记得在课堂上，有一位中文系77级的学生曾来旁听，她叫颜海平。颜海平在学校排演的话剧《于无声处》中扮演主角，也算是“校园明星”。那时，她一头齐耳短发，听课非常认真。谁也没料到，隋唐史课程结束后不久，颜海平就发表了十幕话剧剧本《秦王李世民》，引起轰动。该剧后被拍成电视剧，红遍大江南北。后来，颜海平赴美留学，成为著名教授。不知她今天是否还会想起，她创作《秦王李世民》时，曾旁听过历史系的隋唐史课，而两位任课老师，当年还仅仅是讲师！

二

在我们寝室，常有任课老师前来，他们或辅导功课，或讲述系里的奇闻轶

事，大家听得津津有味。1979年2月15日，我的日记里有夏义民老师前来看会，征集我们学习上遇到的问题……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呀！”

夏义民（1937-2019），浙江镇海人。1963年毕业于复旦历史系，后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。曾参加过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《新华字典》的编写和修订。夏老师教我们中国历代文选和古代汉语课，在课堂上，他喜欢讲北京那些著名语言大家王力、吕叔湘等先生的故事，有时还自嘲：“我嘛，至今仍然是个助教！”有一次，在讲到“文史不分家”时，他忽然话锋一转，说：“过去呢，文学家看不起历史学家；历史学家呢，也未必看得起文学家……有人说过，‘文’者嘛，‘文过饰非’也！”

那时，各类教科书都非常紧张，我们上课基本没有教材。夏老师的课程也如此，大概一直到学期结束时，我才陆续凑齐一套王力的《古代汉语》（四册）。但是，在日记里，我却意外发现一件事：

夏义民老师很热心，今天请他代购校门东侧，原来有一家校内书店（今邯郸校区中国银行营业所原址），店堂虽小，但柜台后却有一个“密室”，专供内部图书或紧俏图书，不对学生开放，教师可凭工作证限量购买。那时，罗素的《西方哲学史》（商务印书馆“汉译学术名著”之一）刚出版，属于紧俏商品，顾嘉福同学特别想买，却因为进不了“密室”，只能望洋兴叹。教我们世界史的张广智老师知道了，立刻答应代购。“那天，外面下着大雨，我正在寝室里午休，忽听外面敲门，原来是张老师来了，他浑身被雨淋湿，从包里取出《西方哲学史》交给我，这真让我又惊又喜……”不久前，顾嘉福向我讲起这温馨一幕，依

然有点激动。

上述回忆，与夏老师的“代购”两相对照，足证当年亲密的师生情谊，也部分解答了我的疑问。

三

在我的日记里，还记有不少中年教师的上课风采。如，朱维铮老师教我们中国国史史， “讲课时抑扬顿挫”（1981-2-25）；姜义华老师上的中国现代思想史，“是我这学期以来所上的课中收获最大的课程之一”（1981-6-19）；张广智老师在上外国国史史时，“总是不厌其烦地讲道一些警句和格言，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”（1982-3-5）；归母校兼课、开设辛亥革命史的姜冲和老师“几乎不用讲稿，讲得很流畅。他对史料的熟悉是令人佩服的”（1981-4-21）……

另外，我还记下过一位政治经济学老师与我们的班长曹景行同学的对话：

政治经济学老师在课上问：“哪位同学能否讲讲，有计划、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如何？”老曹回答说：“它们的关系就像我们学校的夏征农和苏步青一样！”一阵哄笑……（1979-10-26）

还有一位老师，给我印象特别深：“他是一位口才很好的先生，以致听他的演讲，时常忘掉笔记，甚至忘掉了时间的流逝。”（1980-9-8）——他就是金重远老师。

金重远（1934-2012），江苏江阴人。1952年考入复旦外文系，后赴苏联留学。1959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（今圣彼得堡大学）历史系。他是世界史研究专家，曾获普京总统授予的“圣彼得堡300周年荣誉勋章”和法国政府授予的“棕榈教育骑士勋章”。不过，他直到1978年才晋升为讲师。1980年9月，金老师为我们开设了法国近现代史选修课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每次上课铃响，金老师就会很准时间走进教室。他个子不高，“咚”的一声跨上讲台前的木制台阶，身手敏捷。别的老师上课，总是带着讲义和书，他却两手空空。但一旦开讲，恰似行云流水、滔滔不绝，讲到关键处，他会从中山装口袋

里掏出几张卡片，念几段史料，显得潇洒自如。有一次，金老师突然说了一个英语单词“audacity”，说这个词既是“大胆无畏”，也是“鲁莽无礼”，我已忘了这是用来评价罗伯斯庇尔还是在说拿破仑，但“audacity”这个词，却让我铭记至今。

非常巧的是，法国近现代史开课不久（10月21日），复旦就迎来了法国总统吉斯卡尔·德斯坦的来访。这是外国元首第一次到访复旦，我曾写过《亲历德斯坦总统复旦演讲》（刊于《档案春秋》2018年第3期）一文，详述过大学礼堂（今相辉堂）里的热烈和无序：总统演讲时，后几排学生都站在了座位上；演讲结束后，大家又拼命往前挤……一位校友读了以后补充说，他当时也在现场，亲眼看见一位中国高级官员被挤掉了皮鞋。不过，后来金老师在上课时，并没有责怪学生。

金重远老师上法国国史课时说，法国总统来校演讲时，我们一反拘谨的态度，代之法国式的热烈欢迎。礼宾司的人一再打招呼说，今天的秩序不太好。法总统说，没关系。（1980-10-27）

四

我的日记还写过两位老师对我作业的评价。

一位是沈渭滨老师。沈渭滨（1937-2015），上海七宝人。196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，1975年调任复旦历史系。沈老师是我们中国近代史课的任课老师，他去世后，我曾写过一篇《速写沈渭滨》（刊于2015年5月2日《解放日报》），其中有一段写到了他对我读书报告的批语。没想到，这次翻阅日记，竟找到了那段批语的原由：

从文章中看出，你对洋务运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，认为其作用，消极面多于积极面。这当然并非无可。只要言之成理、持之有故就行。但在表述中，我个人看来似有前后矛盾之处。若是，今后写作时务必注意。一篇文章，论点必须前后一致，切不可自相违背。不知你以如何？（1980-6-17）

沈老师批语的核心，是批评我引用史料的“前后矛盾”，对我似击一猛

掌，让我有“顿悟”之感。批语中，“我个人看来”“不知你以如何”是沈老师一贯的谦词，他从不强加于人，这让我更羞愧难当。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对沈老师萌生了敬意和好感。毕业以后，我与他一直保持交往。每年大年初五，沈老师府上常常高朋满座，在一片欢声笑语中，我混迹其间，感到特别轻松、惬意。

另一位是李华兴老师。李华兴（1933-2011），湖北武汉人，1956年入读复旦历史系，1966年研究生毕业。李老师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任课老师，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。当年，他和朱维铮、姜义华老师被我们同学并称为中国思想文化史教研室的“三剑客”。李老师上课时激情澎湃、用词华丽，记得他形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，用了“雷奔电驰”一词，同学间有过热烈议论。除了激情，李老师也特别较真。有一次课上，一位同学与同桌窃窃私语，声音大了点，他立刻终止讲课：“哎哎，这位同学……”

令我意想不到的，学期结束时，有同学对我说，我的考查文章《〈大同书〉浅析》得到了李老师的好评，并说我们班得到他表扬的只有两位同学（另一位是历届生），“我起初不相信”，“后来，课代表老顾也传达了李老师的意思，我才相信了”。（1981-1-22）不久，我选择李老师作为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。他家住在广四路建机新村，我写论文期间曾多次上门请教。因为接触多了，我日记里对他的描述也比较详细：

我一面与他交谈，一面细细地端详着他。他很魁梧，要不是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，人们也许会认为他是一个力大无比的锻工。他说话时很富于感情色彩，并审慎地注意着遣词造句的功用，说到激动处，他会忽然站起来，在小小的屋子里踱几步，然后机械地用手理一下桌椅上的书籍。（1981-12-27）

在李老师悉心指导下，我的毕业论文得了“优”。由此，李老师提升了对我的期望值，希望我将来成为康有为、梁启超的研究者。他曾多次提议我报考他的研究生，但我那时急于闯荡社会（摆脱“应届生”的尴尬），并未应考。我想，李老师对我一定很失望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离开了复旦。从此，我就像一片脱离大树的叶子，漫无目标、随风飘荡，翠绿渐成枯黄。多少次，梦见我的老师们，感觉自己又坐在第一教学楼的课桌旁……

蓦然回首，一个时代远去了。

2021年5月25日，修改于复旦燕园

“得意缘”：吴小如先生的一篇花笺题记

谷曙光

近两三年来，我受出版社之邀，为先生吴小如先生编校《戏曲文集全编》，已离竣事不远；在此过程中，我总想找点新鲜玩意儿，新读者耳目，以免“炒冷饭”之讥。冬日晴暖，我乃于篋中翻检，竟找出十余年前先生赐下的一篇行书花笺题记，顿时眼前一亮，且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。

那是2008年，我以并不便宜的价格，购得程继先、吴頌平（藏）校改的皮黄《得意缘》总讲。钞本以珠、墨两色分别书写剧中生旦的唱念“盖口”等，书眉还有一些场上要紧地方的提示，这是典型的“梨园钞本”，可算得一件难得戏曲文物了。

《得意缘》这戏，通常分为教鞭、说破、恶钱、下山数折，是一出以小生和花旦为主的妙趣横生的轻喜剧。清代宫廷演剧的档案，已有演出《得意缘》的记录了；后来“四大名旦”之一的荀慧生增益首尾，演过所谓的全本。顾曲家黄裳的名作《旧戏新谈》里评价此剧：“论情节，论编制，都可以说是上乘之作，紧凑而并不紧张，打情骂俏，都在情理之中，妙极。”可知喜爱。名伶合作的《得意缘》，甚至可以放在盛大义务戏的大轴，足见喜闻乐见。记得我读大学时，买到名伶荀慧生、叶盛兰、尚小云1957年元月义演《得意缘》的实况录音磁带，一时如获至宝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荀、

叶的“教鞭”成为我晚上睡前用随身听消遣的“催眠曲”。小夫妻燕尔新婚，调风弄月，春情无限——我觉得，那是我听过最精彩的旦角、小生念白戏了。

校改总讲的程继先、吴頌平是何许人也？请先从程继先说起。程的学生俞振飞、叶盛兰如雷贯耳，都是今天被称为大师的艺术家；而继先作为大师的老师，艺术水平如何，也就不言而喻了。继先出于梨园名门，是京剧鼻祖程长庚之孙。内行都知道，他其实是晚清、民国成就最高的京朝派小生泰斗，雉尾戏、官生戏、穷生戏、武小生戏全都举重若轻，游刃有余。他实在是与杨小楼、余叔岩等在同一艺术层面、境界的杰出伶人；唯一的不足，是他的嗓子不济，演不了小生的重头唱功戏。

我之得知吴頌平的名字，也是在先师的文里。頌老出自天津巨商世家，乃早年津门四大买办之一吴调卿之长公子，曾赴美学习军事，民国时一度任山西教育厅长。以他的出身，自然有钱有闲“玩儿票”，他居然曾向“同光十三绝”之一的徐小香请教过，而且与晚清一辈的王楞仙、程继先等名伶都有过从，辈分甚高。他曾为先师的推荐下，以八十余岁的高龄在中国唱片社灌制唱片，这是多么难得的

戏曲音响文献！惜乎因时代原因，未能流传下来，徒令人怀念。

有了文字上的印象和对《得意缘》的喜悦，当我看到頌老收藏并与程继先共同校改的剧本总讲时，就必欲得之了。我购藏后，先后拿给刘曾复先生和莎斋师看，两位老人都翻阅多时，摩挲良久，说是难得之物。

刘先生谈到，程继先的这个本子，当是最权威的“准词”，这要在过去，是所有唱小生的演员梦寐以求的“好宝贝”。虽然还未到秘不示人的程度，但证以钞本上的印章申明：“恕不借，但可抄录”，足见珍稀宝贵。

莎斋师在书房里，对我侃侃而谈：“《得意缘》里有不少雅俗共赏的典故，高水平的演员演来，颇令人解颐。此戏是皮黄戏里难得的好本子，台词本色，关目精巧，当出自通晓场上而又功力深厚的文墨人之手。”他又历数看过程继先、姜妙香、金仲仁、叶盛兰、顾珏珍诸名家的《得意缘》，这其中，自以程继先演得最精彩、最有“份儿”。我听得心驰神往，如闻开天遗事，插话道：听过两份叶盛兰演《得意缘》的实况录音，一与荀慧生、尚小云，另一与姜慧珠、雪艳琴，皆为名家名作。莎斋师问我：“更喜欢哪一种？”我答曰：“当然是叶与荀，合力匹敌，‘对唱’精彩绝伦；而叶与言在一起，叶似乎把言给‘欺’下去了。”先师频频点头，说道：“你所见不差。盛兰此戏是得程继先真传的，荀慧生虽然贵为四大名旦，大盛兰十余岁，但两人演来殊两悉称，荀并没有压倒叶。至于言大小姐，则根本不是对手。五十年代中期，言北上与盛兰短期合作，演此戏前，言亲自到盛兰府上请教，可见郑重和礼貌。这是盛兰亲口对我说的。”我接过头：“这出戏的生旦对白精彩，描摹新婚燕尔的恩爱小夫妻情态，极有俏头，真个是风情旖旎。小夫妻俩还以‘四书’典故调侃，逸趣丛生，可并不让人觉得酸腐。特别是小生动辄以韵白和京白穿插着挪揄，非常有特色，令人忍俊不禁。我最爱听的念白戏就是《得意缘》和《连升店》了。都说年轻人不爱看京戏，戏曲久已式微，但我觉得《得意缘》这出戏，刻画小夫妻打情骂俏，如演给今天的年轻人看，也一定喜欢的！”吴先生叹了口

气道：“戏，是一出好戏，但今天还有何人会演？就是演，也演不出叶、荀那种严丝合缝的艺术效果了。能演的人没了；勉强演，也不见精彩，这才是戏曲最大的危机！”我无语，也跟着叹惜。

吴頌平在总讲上有毛笔题记，但字迹潦草，于是吴先生带着我一起辨识，中有句云：“此剧本系程继先兄所赠之旧本，经余与继先两次删改，余与继先演时均用此本。”吴先生大感兴味，说道：“这是真正的名伶秘本，过去难得一见的。说不定俞振飞、叶盛兰都借抄过的！”

关于《得意缘》一剧，吴先生其实是有研究的，他早在1990年就撰有《〈恶钱〉《得意缘》与《江湖奇侠传》》，谈此剧的渊源和改编。而吴頌平藏的总讲上也有段话：“《得意缘》戏剧系从小说《谐铎》中‘恶钱’一段所编，后人排演之，以《得意缘》命名。”吴先生表示，頌老的话是有见地的。小说、戏曲的关系向来密切，题材上相互借鉴、生发，更是习见常有的。

我特别感兴趣的，是吴頌平是否真的向小生鼻祖徐小香请教过。因为徐在京昆史上是如同神一般存在的人物，可惜关于他的史料太少了，“文献不足征”。我发现，总讲首页有一行小字“中华民国十四年，公元一九二五，岁次乙丑，頌平四十四”，就兴奋地指给吴先生看。先师点头说：“这句话很重要。”我接着道：“这说明頌老生于1882年。关于徐小香，据说晚年从北京回到故乡苏州，乡居二三十年，直到民初才故去。由此言之，頌老是完全有可能见过徐小香的，或许是专诚到南方拜见的，也未可知。”吴先生颌首，同意我的分析，并回忆起早年与頌老谈话的印象。附带着，吴先生还忆及老一辈的名票，如韩慎仪、顾赞臣、章晓珊、王庚生、张伯驹等，这些都是极有本钱的顾曲名家，先师或请教，或屡演演剧，而今都风流云散矣！谈往忆旧，吴先生不免“感时抚事增惋惜”，那感慨，真与杜甫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的喟叹别无二致。

我看吴先生谈兴甚浓，遂向他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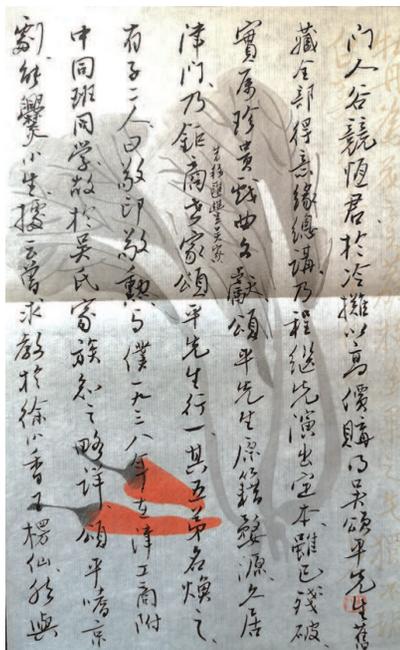
出：有无兴趣撰一毛笔题记？那时先生每日清晨临池不辍，我屡见之。但我仓促提议，也无把握。谁知先师一口答应，毫无推脱，并顺手从架上拿了几页极漂亮的花笺纸，漫道：“这是友人新送的，就拿这个写吧，比白宣纸漂亮，你看如何？”我自然大喜过望。

吴先生办事是急性子，第二天一早，就打来电话，说题记已就，让我便时去取。我放下电话，即刻出发，兴冲冲地“二进中关园”，师生再谈《得意缘》。当看到先师写满了三张的花笺行书（右图），我真是如花眼眼明，其乐何如哉！先师写文章是有名的快手，这数百字的题记，对他而言，不过是“小菜一碟”。题记文字固然清通可诵，而花笺行书亦是难得佳构。我端详着纸上笔走龙蛇，如行云流水，就知先师是笔不停辍，文不加点，倚马三纸。因叹老辈功力，实不可及。

先师的书法，本是家学渊源，太老师王如公乃近现代书法大家；而先师的行楷，萧疏高远，超逸绝伦，无一点尘俗之气，可谓学人逸品。细味之，如对高士，如沐春风，颇有“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”（于良史《春山夜月》）之妙。

此题记藏于鄙篋中已逾十年，今检出，对笈怀师，更遑录文字，附于文末：

门人谷竟恒君子冷捧以高价购得吴頌平先生旧藏全本《得意缘》总讲，乃程继先演出定本，虽已残破，实属珍贵戏曲文献。頌平先生原籍婺源，久居津门，乃巨商世家（昔称汇丰吴家）。頌平先生行一，其五弟名煊之，有二子二人，曰敬印、敬勳，与仆1938年在津工商附中同班同学，故于吴氏家族知之略详。頌平嗜京剧，能囊小生。据云曾求教于徐小香、王楞仙；然与程继先相过从，并得程之真传，则确有其事。当时津门票界习小生者，吴氏资历最老，其次则西医药



经苏，即话剧演员王禹平之父，宗家委派。稍晚更有袁青云，亦委派信徒，且得家亲传。此人者，仆曾蒙亲聆其清唱，而袁则更能登台，且广收弟子，凡入其门者，皆改名排以云字，如坤净齐啸云，即袁弟名之一也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中国唱片社经仆建议，邀頌平先生录制《叫关》唱片，仆曾于内部聆其原始录音，由那仲彝先生操琴，周子厚司鼓，借毁于十年浩劫，乃成绝响。至《得意缘》之小生，仆平生所见，有程继先、姜妙香、金仲仁、叶盛兰及顾珏珍诸家，皆各擅胜场。今盛兰所演之本，大抵与叶盛兰演出本相近，盛兰本程氏弟子，自属源流相符合也。谷君以此手钞本见示，并囑题数语，爰就所知，拉杂述之如上。戊子雨水月，小如病中漫识

这也算是先师的一篇短小精悍的佚文了，其中之津门梨园掌故、伶界师承关系、吴頌平家族事迹，颇有可传者。我现在披露出来，各述颠末，也算未辜负先师撰文的一片苦心。总之，此事可谓一段“殊胜因缘”，盖此总讲乃名剧《得意缘》，而我有缘得之；后又蒙缘得到先师的行书花笺题记，更算是一番别样的“得意缘”了。因记原委、述掌故、录佚文，并以“得意缘”名文，以志师生之风雅情愫云。

辛丑新春



荀慧生、叶盛兰、尚小云一九五七年元月合演得意缘剧照